

乡土之税，
将是我们重新踏上这三十年当代中国道路的一
份
独特通行证……

他山之税

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

田毅 赵旭◎著

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
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
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的程度。

——温家宝总理（于2008年3月18日在十一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我特别赞赏田毅和赵旭的《他乡之税》。这本书立足现实问题，描述现实生活，通过改革演进过程的考察来透视基层政府的生计活动，研究资料丰富，刻画手法细腻，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意味深长的乡镇政府三十年生活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赵树凯**

书稿感觉好极了！现在学界和政界都需要《他乡之税》这样的好东西，而不是无病呻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鸣**

从一定意义上说，小乡镇即大中国，乡镇财政是理解中国农村政权运行状况的核心。作者通过第一手的资料和扎实的实地调查，以客观、生动的笔法展示了一个乡镇的起起伏伏，农民和干部的命运、基层政权的定位探询、政权间财政和行政的复杂关系。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方面让我们有“接地气”的痛快感，另一方面又引发我们对农村发展的忧思。这是一本帮助我们了解和把握当下中国基层真实运行的不可多得的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守英**

在过去的几年里，田毅数十次跑到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想要揭开一个秘密，那就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北方乡村经济运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他的书稿一拖再拖，可能不是商业意义上的“好作者”，不过，我喜欢这样的作者。

——“蓝狮子”出版人、财经作家 **吴晓波**

这是一本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基层政治生活非常有启发性的书。作者通过长期的资料收集、实地探访和私人日记，力图给我们描绘出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基层政治生活变化的轨迹以及背后的逻辑。我想，读过这本书的人，也许会更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基层政治，特别是基层官员的生存逻辑。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杨雪冬**

管不住政府的钱，怎能管好政府手中的权？

千年来，财税影响甚至左右着每个人乃至每个国家的命运。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中国的财政留下了怎样的轨迹？一个北方小镇，这些年发生的波澜诡谲的变革，又如何折射着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洞察历史，以把握未来，踏上中国的财政民主法治之路。

上架建议◎经济·历史

ISBN 978-7-5086-1257-7



9 787508 612577 >

www.publish.citic.com

定价：49.00元

他乡之税

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

田毅 赵旭◎著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乡之税：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田毅，赵旭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9

ISBN 978-7-5086-1257-7

I.他… II.①田…②赵… III.农村—财政—经济史—中国—1976~2006 IV.F8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0762 号

他乡之税——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

TAXIANG ZHI SHUI

著 者：田 毅 赵 旭

策 划 者：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经 销 者：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开 印 张：23.5 字 数：42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86-1257-7/F·1409

定 价：4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010-84264377

E-mail: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序

一幅意味深长的三十年乡镇画卷

赵树凯

今年是中国改革三十年。严格地说，是农村改革三十年，因为农村开了中国改革的先河。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的乡镇，名称还是那个名称，牌子还是那个牌子，但是，其生存方式，其运行机理，甚至其组织架构，都已经迥异于从前了。改革初期，关于基层政权曾经有比较明确的建设方向，现在，对照原来的设想，虽然不能说南辕北辙，但确实事与愿违。乡镇改革依然在“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管理农村的基层政府究竟应该怎样设计？或者说，今后的基层政府该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还横亘在我们面前。

上个世纪末，三农问题陡然凸现。有一位乡镇党委书记上书高层，惊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个时候，高层和社会似乎幡然惊觉，发现状况堪忧：农业生产徘徊，土地撂荒剧增，农民负担扶摇直上，基层政府常有横征暴敛，农民进城谋生频遭打压，社会冲突事件经常发生。这其实是一种社会经济危机，并且有演进为政治危机的势头。此时，三农问题成为公共话题。人们在疑惑，也在探讨：三农问题为什么这样严重？或者说，三农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对这个问题的探究，目前仍在过程之中。

从根本上，三农问题缘何来，乡镇政府向何处去，属于同一个问题。三农问题突显于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冲突。诸多讨论都将乡镇政府指责为祸首，将改造乡镇政府作为出路。这样的思路并不能说错，因为，研究问题总要从特定现象入手，而突出的现象是，农民集怨于基层政府。但是，进一步的问题是，乡镇何以成为祸首？在乡镇和村庄、政府和农民的互动乃至对立中，乡镇政府的行为逻辑是什么，乡村干部的行为逻辑是什么？这些行为逻辑是怎样生成的？为什么中央文件和领导讲话发出“这样的”号令，而基层干部却发生出“那样的”行动？所有这些问题，是总结以往改革所必须探究的，同样，要研究今后如何改革，也需要从探究这些问题开始。

我们看到，这些年来，三农研究吸引了众多学者，涌现出许多成果。我们还看到，进入三农领域的研究者，来自不同的学科，使用不同的分析工具和分析语言。为了解释三农何以成为问题，研究者总结出不少新的理论和概念，有不少新的“说辞”。但是，问题在于，生活本身只有一个，或者说，问题的核心和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一个。因此，不论什么样的学科范式和理论方法，都需要聚焦并观照同样的生活，必须面对同样的现实。生活并不为理论和学术而存在。这种理论那种理论，这个方法那种方法，其实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描述的是同一种生活。必须肯定，不断繁荣的研究，为我们理解三农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启发。理论的发展正在成为实践进步的重要推动。但是，观察这些研究，也可以发现不足：在众多“研究成果”中，理论层面的抽象概括多，现实生活层面的深入观察

少；关于当前问题的考察多，关于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少。研究者往往不愿意花工夫对现实生活进行持续深入的观察，也不愿意花工夫在历史的纵深方向上探索问题的发生过程，而是热衷于提炼新理论新概念，热衷于出主意提建议。实际上，脱离了对于现实问题的深入观察和历史考究，缺乏对于研究对象的观察积累，轻而易举地进行理论概括和开出政策药方，研究结论难免轻浮。因此，我个人认为，研究农村问题，特别是研究基层政府问题，数据分析和理论抽象固然重要，但是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和细致描述，则更加重要。因为，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是灰色的。关注考察社会生活的发展演变，是理论创新的根基所在。

基于这种理解认识，我特别赞赏田毅和赵旭的《他山之石》。这本书立足现实问题，描述现实生活，通过改革演进过程的考察来透视基层政府的生计活动，研究资料丰富，刻画手法细腻，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意味深长的乡镇政府三十年的生活史。

《他山之石》以中国西北的一个普通乡镇——平城为研究对象，围绕这个乡镇的财政活动展开了系统考察。考察的时间跨度是三十年。作者围绕平城镇进行的考察活动，手法丰富而且历时持久。作者进行了大量的访谈，这种访谈活动长达数年，访谈对象数量众多而且角色广泛，既有过去的干部，也有现在的干部，既有乡镇干部，也有县的干部和村庄干部，还有普通的村民；访谈内容系统而细致，涉及乡镇财政生计的所有主要方面，在系列故事中展开问题，这些故事蕴涵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内容。把一个乡镇作为研究对象，投入的访谈活动如此巨量，观察的角度如此丰富，以本人的研究视野，还没有专业研究人员能够企及。不仅如此，作者还获得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有基层干部二十几年的工作日记，有乡镇政府在三十年间的文件档案，有普通农民的账本等等，这就使得叙事显得更加翔实丰富。在村庄个案研究方面，本人知道有上海学者在资料收集方面下过很大工夫；在乡镇个案研究方面，最近几年也有研究人员在资料收集方面做过很多工作，但是，拥有如此丰富资料者还从未与闻。由于访谈和资料的独特优势，本书在乡镇研究领域无疑占有重要位置。这两个作者并非专业研究人员，但在研究方面有如此作为，实在令人赞叹。

《他山之石》勾画了一幅改革三十年乡镇财政活动的历史画卷。这个画卷主要着墨于平城这个普通的西部小镇，展开的却是农村改革的宏大叙事。活动在这幅画卷之中的，是中国最末端的公共权力组织，即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组成这些组织的，是一个个职位角色不同的干部个人。与这些组织及其干部互动的，是乡村社会中的农民。在这幅画卷中，我们发现，围绕财政活动，或者更直白地说，围绕着政府的钱和农民的钱，三十年间上演了若干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上级干部和下级干部，乡镇领导和乡村干部，村庄领导和村民，都在尽情地表演。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品味出改革三十年中国农村政治经济的变迁。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理解，改革怎样改变着基层政权，怎样改变着农民，怎样改变着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怎样改变着政府和农民的关系。阅读这些故事，思考三十年间的制度演变和社会发展，玩味三十年间农民和政府的恩恩怨怨，心头会涌动起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我们可以慢慢地品味出：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成为“问题”并且爆发出来；在应对三农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的基层政权建设，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又在经历怎样的挑战？

序文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平城三十年纪事



- 1976年 4月，平城公社严肃处理一大队“破坏种植计划”偷种百亩黄豆的事件；
夏，马蹄营农民宋润宝等偷偷“外流”卖土产；
为打击“投机倒把”，公社决定由社队企业开办裁缝店和照相馆，后均倒闭。
- 1979年 2月，平城放开部分农副产品价格，小商贩重现身。当时平城财政收入呈下降趋势；
春，平城农民自发细化耕作单位，生产队猛增，公社许可三个队土地到户。
- 1982年 平城土地包干到户，之后种植、养殖结构悄然变化。
- 1983年 公社机械厂、机耕队和小煤窑实行集体承包
- 1984年 8月，公社体制废止，平城设乡镇党委和政府；
新庙会火热开张；
平城人代会上，大家对水利、土地、道路和教育等方面提出众多建议。
- 1985年 1月，教育改为村办，平城教育集资开始；
猪肉、鸡蛋等农副产品取消统购统销，价格快速上涨。
- 1986年 3月，平城煤窑承包给个人；
由于上两年卖粮难和小麦减产，小麦订购被各级政府作为任务严格执行，补贴随之大增；
平城连续两年干旱，水利自筹资金猛增。
- 1987年 平城“市场巷”建设停止。
- 1988年 一批平城农民做起小买卖，多从外地进货；经济作物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有的村开始收取土地承包费。
- 1989年 本市提出吃补贴县“财政自给”。农业税被核定任务包干到乡镇。
- 1990年 县长批评平城镇领导过多向上级申请资金“讨吃”，其时自筹公共资金困难；
镇政府明确表示，农民无土地所有权，严禁买卖土地；
11月，兴远县（平城镇所在县）收购葵花时发现掺杂沙石，此时各地原料大战升级。
- 1991年 夏，本省部分放开粮食市场；

秋，平城遭灾减产，镇再次要求严格收购，村级作用加强。

- 1992年 4月1日，镇供销社实行“大承包”，两年后改为实行租赁制；
5月1日，平城李宝台砖窑正式生产，不久陷入纠纷；
6月，平城镇农民南下绍兴买布料加工；当年兴远县开始大量兴建市场；
镇设立水管办，资金以乡村自筹为主；
兴远县对平城等乡镇实行“核定收支，收入上缴、超收或增长分成，支出下拨，结余留用”的财政体制；
平城镇开展“一封信”活动招商引资。
- 1993年 兴远县决定将乡镇企业产值与乡镇领导奖励挂钩；
8月，平城丁家堡砖窑投产，不久遭遇价格倒挂和取消税收优惠而亏损；
平城干部听说外地有虚报产量减税或以票引税的做法；本地建筑企业增多，多是“假集体”；兴远县查出涉农收费有135种；
兴远县乡镇“三年财政自给”计划正式启动。
- 1994年 1月1日，中国实行分税制；
兴远县要求各乡镇工商税比1993年增长30%，平城镇原书记何楠等最终因未达标而被免职；个别乡镇开始贷款垫税；
5月，机构改革，平城临时干部或转正或辞退；
年中，平城书记包文军调查全镇个体户税收情况；
7月1日，平城镇决定，干部主要工资待年终考核（主要为财政收入考核）后浮动发放。
- 1995年 7月，平城北村支书叶建设被免职；乡村经济关系开始复杂，开始以高利贷预付水费；
本年前后，针对零散流动的税源，基层征管加强，一些地方出现争夺税源情况（如追葵花）；
县政府要求进一步提高乡镇财政自给率；当年全县1/3乡镇实现财政上解。
- 1996年 年初，镇制定加快私营经济发展政策，乡镇企业被看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达小康的重要途径；
中期，因上年县级财政缺口大增，本省调整部分地方税；本市工业滑坡；
国庆，平城新建的市场无人进入，买卖人罢市3天；
本市建立多个服装、五金和副食批发市场，平城买卖人不再去外省进货；
开始出现“一个政府，两个税收任务”现象；“乡干（部）变税干（部）”渐成常态。
- 1997年 4月，县审计局审计平城镇；
11月，平城南村开了三晚“调地会”，无果而终；
罗钢承包镇教育达标项目，但工钱被欠，镇领导私下建议他从外地引税。
- 1998年 7月，平城镇有农民野外抛猪崽，当时肉价大跌；国营粮站再次禁止私人收购粮食。



- 1999年 6月，南村干部和镇干部发生口角被打，传言“一巴掌减免8万税”；
三个孩子在违规校车内的被烧身亡；镇书记牛强以自家房产作押贷款给老师发工资；
年底，县计委表示工业增长乏力，预期2000年工业生产总值负增长；
年底，各乡镇税收大幅低于计划，垫税或买税增多，乡村财务关系日益复杂。
- 2000年 3月，平城镇计划完成村账乡管，但进展缓慢；
平城税费改革开始；村级债务因垫付公共开支而上涨。
- 2001年 本县对乡镇实行“一乡一算、按月考核、经费挂钩”的财政政策；
12月，平城多位乡村干部借高利贷帮镇政府完成税收任务，引出官司；
县领导提出“举全县之力招商引资”，“工业立县、工业富县、工业强县”。
- 2002年 本地在投资拉动下进入了新一轮增长期；更多的农民进城打工；乡村矛盾有所缓和；
商业有萎缩之势。
- 2003年 10月，平城镇南村村长因税收和公章与镇领导发生冲突。
- 2004年 年初，平城统计1998年后镇级债务，有700万元；
3月，平城迎来新书记赵涛，他设想引入一些被淘汰的小企业，减少引税；
5月，平城镇制定了新的税收“返还”比例、税种和“协税”分工；
8月，平城镇人大代表纷纷呼吁完善公共服务；
9月，兴远县做大做强财政收入奖励办法出台，财政收入指标与乡镇领导绩效、
奖金挂钩；
本地取消农业税并发放粮食直补，获干部和农民高度评价；
县政府力推养殖业，农民增收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新困惑。
- 2005年 年初，本地“乡财县管”启动；
4月，平城开始走出前几年的财政增长低谷“引税”大大减少，税收质量提高；
兴远县实行了县级领导承包重大项目责任制，税收及项目大大改变着干部的行为方式。
- 2006年 7月，兴远县教育局计划撤销平城中学，遭老教师等反对而未成。

本书重要人物一览



(按照研究惯例,本书所提及的人名与地名都作了技术处理;以下基本按文中出现次序排列,方括号里为访谈时间;如无特别说明,均为本镇人士。)

- 郭文斌(郭白头):平城南村村长(2000~2003);[2004-4-10;2007-3-22]
- 周大正:平城北村村长(2000~2003);[2004-4-12;2006-10-31]
- 吕方:党委书记、企业办主任(20世纪90年代后期),土地办主任(2000年后);[2005-5-16;2006-1-29;2006-10-26]
- 王谦:平城镇镇长(2003~2005);[2006-2-8]
- 万全喜:公社副主任(1976~1979);[2006-2-25]
- 李二柱:农民,20世纪80年代养殖专业户;[2005-12-10]
- 陈牧青:平城镇书记(1984~1986)、镇人大主席(1999~2001);[2004-10-22]
- 何楠:平城公社、平城镇副书记(1974~1989)、书记(1989~1990);花南乡乡长(1990~1995);平城镇人大主席(1995~1999);[2004-4-10;2006-8-25;2006-11-28;2006-12-3]
- 李保平:北村支书(20世纪90年代后期~2003);[2004-4-10]
- 章弦:镇土地办(所)主任(20世纪80年代)、企业办主任(20世纪90年代初~1995);[2005-11-13;2006-11-3]
- 张永忠:公社和镇水利助理员、水管站副站长;[2006-2-12]
- 王玉岭:镇财政所会计;[2005-5-20;2006-2-3;2006-3-5]
- 鲁山:镇政府会计(20世纪80年代);[2006-2-17]
- 孟林:公社、镇供销社职工,20世纪80年代镇上最大的个体批发户;[2006-9-27]
- 萧通:供销社主任;[2006-10-26]
- 张艾姑:平城镇镇长(1984~1990)、书记(1990~1992);[2006-5-26]
- 侯翼:煤窑厂长(20世纪70年代~1985);[2006-10-22]
- 李涌:煤窑厂长(1985之后);[2006-3-4]
- 陈四俊:公社副主任(1979~1981)、镇干部;[2005-5-19]



- 贾冬阳：公社、镇农税员、地税所会计；[2006-2-25]
- 王敬文：供销社主任；[2006-8-7]
- 孙 剑：镇供销社职工、五金土产门市老板；[2007-1-24]
- 程炳泉：镇经管站站长（20世纪80年代初~2004）；[2005-5-19；2006-3-19]
- 刘长福：供销社老职工、大门市承包者；[2006-10-20；2006-10-26]
- 包文军：镇长（1990~1992）、副书记（1992~1993）、书记（1993~1997）；[2005-11-13]
- 赵 喜：李宝台村长兼砖窑负责人（20世纪90年代初）；[2006-3-17]
- 叶建设：北村支书（1990~1995）、农民；[2006-10-21]
- 龙金华：镇土地办主任（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末）、司法所所长（90年代末之后）；[2006-8-24]
- 尤卫国：镇企业办主任、镇包村干部（20世纪90年代后）；[2006-3-3；2006-10-20]
- 杨思宇：马蹄营会计；[2006-10-3；2007-4-13]
- 李福伯：镇国税所所长（1994年后）；[2006-8-29]
- 何富贵：平城镇财政（1990~1994）、镇地税所所长（1994~1999）；[2006-8-27]
- 罗 钢：本地包工头；[2006-3-11；2006-10-26]
- 曾凡几：县财政局局长（2000年后）；[2004-10-20]
- 米东方：镇政府会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2005-5-16；2007-3-12]
- 吕新虹：镇长（1998~1999）、书记（1999~2002）；[2006-6-26]
- 王爱军：镇财政所会计（20世纪90年代）；[2005-5-20]
- 孔超越：平城镇镇长（1999~2002）、书记（2002~2004）；[2006-6-25]
- 韩尚义：镇财政所会计（20世纪90年代）、财政所所长（2000~2005）、经管站站长（2006）；[2006-3-4；2007-3-25]
- 范 春：乡村教师、农民；[2007-4-9]
- 关保全：财政所副所长、所长（20世纪90年代）；[2006-8-23]
- 任 康：平城镇副书记（2001~2004）；[2005-12-31]
- 三虎子：南村村长（2003年至今）；[2004-4-12；2005-5-16]
- 温庆怀：糖业烟酒经营大户；[2005-8-20]
- 陆一凯：服装经营大户；[2005-8-10；2006-12-28]
- 孟吉耘：供销社职工，摩托车门市老板；[2005-3-9]
- 李小华：镇政府会计（20世纪90年代末）；[2006-3-29]
- 张大仲：信用社主任（1980~2000）；[2006-2-16；2006-3-28]
- 赵 涛：镇书记（2004~2006）；[2005-5-20]

省内各级政府财政体制变迁简表



	省对本市	本市对兴远县	兴远县对平城
1958年	收支包干，自求平衡	以收定支，五年不变	乡级财政体制建立；统一核算收支，以收定支，有余上缴，不足补助，超收自留
1971年	定收定支，总额分成。60%留市，40%上解	财政大包干。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补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	定收定支，总额控制，差额补助，结余留用，超收分成
1976年	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超收留成比例由1973年的20%提高到60%	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	定收定支，收支挂钩，定额分成，一年一定
1980年	收支挂钩，总额计算，比例包干，一定五年（分灶吃饭）	分灶吃饭，定额包干，自求平衡，一定五年。对所有行政事业单位经费预算包干	分灶吃饭，划分收支，定额包干，差额补助，超收分成，一定五年。1984年建立乡财政
1985年	由“比例包干”变为“定额上解”	对支大于收的本县等实行核定收支，定额补助，收入留用，自求平衡，一定五年；	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1986年平城建立财政所
1992年后		对收大于支的实行核定收支，定额上缴，超收留用，自求平衡，一定五年	核定收支，收入上缴、超收或增长分成，支出下拨，结余留用
1994年	分税制	混合体制	
1996年后			划分税种，核定收支，总额包干，定额补助或上解，超收全留，短收自负，超支不补，一定三年
2000年后			核定收支，超收全留，短收不补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导 言 在流动的迷雾中穿行 /1

引 子 卷人 /8

那一夜 /8

脑子坏了 /9

公堂上下 /11

镇长 /12

第一篇 大开合 (1976 ~ 1988 年)

第一章 挤出来的革命 /17

“外流者” /17

平城镇 /20

“双层”交易 /21

作业组突围：“娶过的媳妇说不得” /23

第二章 蜜 月 /27

李二柱的选择 /27



庙会重开张 /30
口袋、小财政与“意外”的承包费 /32

第三章 自筹号角 /35
“突来”的旱情 /35
关键之年 /37
半边天 /39

第四章 动员新天地 /43
初尝市场 /43
收购忙、粮仓内与国库中 /46
承转起合乡企路 /49
消失的纳税人与强化的“挂钩奖励” /51

第二篇 人口
(1989 - 1995 年)

第五章 “推手” /57
葵花、布料与假羊毛 /57
自家“灶台” /59
从绍兴到石家庄 /62
别了，供销社 /64

第六章 起风波 /68
谁的砖窑（上） /68
谁的砖窑（下） /71
“长肉的事儿” /73

第七章 猛进中 /77
北村内外（上） /77
北村内外（下） /80
税费及三个羊圈 /83
达小康 /86

第八章 源起 /89
何楠被免 /89



- “优、良、平” /90
 零散税的诱惑 /93
 县乡“自给”接力赛 /97

- 第九章 上下间** /100
 1993年 /100
 成就与变奏 /103
 乡干起伏 /106

三 〇〇〇〇 三 **第三篇 迷 宫** 三 〇〇〇〇 三

(1996 ~ 1999 年)

- 第十章 追 逐** /111
 “鸟窝窝”新市场 /111
 加 速 /112
 黯然神伤 /113
- 第十一章 玄 机** /117
 暗 战 /117
 三次尴尬的买卖 /120
 “一个政府，两个税收任务” /122
 部门间的“合作” /126
- 第十二章 微言、掇客与“开支”** /130
 “拿钱买税” /130
 三掇客 /133
 审计平城：何以垫支？ /134
- 第十三章 重重复叠叠** /138
 三天三夜调地会 /138
 农情五断章 /142
 范春的世界 /145
 乡企命运 /148
- 第十四章 娃娃与老师** /152
 三娃娃之死 /152



意想不到的官司 /154

28 张请假条 /157

第十五章 大转折 /161

一巴掌减免 8 万元税? /161

尾欠! 尾欠! /162

垫 税 /165

“掰手腕” /169

第十六章 紧急通知与新网络 /173

紧急通知 /173

点 化 /175

边缘与中心 /178

“半边户” /180

第四篇 原 委

(20 世纪 90 年代末 - 新世纪初)

第十七章 流动的利润 /185

“卖方”主力 /185

“晋车外挂”拉税战 /188

建安难题 /191

发票大案背后的买家与严格治理 /194

第十八章 公开资料中的“盆地” /197

买税三例 /197

一位副镇长的年终总结 /198

90 个公开案例 /199

“流动”与“盆地” /205

扩大的“断裂” /209

第五篇 行行且行行

(2000 ~ 2006 年)

第十九章 “二次革命” /217

税费之变 /217



“航测”、“大亩”与难停的尾欠 /220

“老手”与“新手” /223

“磨不推自转” /228

第二十章 发 力 /231

奶牛梦想 /231

工业兴县、项目为王 /234

“三板斧” /236

第二十一章 免税前后 /239

真假公章 /239

直补新形象 /241

无税之村 /244

门市萎缩? /246

不同的钱、不同的人 /250

第二十二章 专业化 /253

专职、兼职和“一肩挑” /253

“安南那儿有税可买吗?” /257

“冒出”债务700万 /260

“超买” /263

第二十三章 治 理 /267

团结起来! /267

招商“回归”，引税渐逝 /271

遗失的责任 /274

新书记与大力治理 /280

第二十四章 交 织 /284

集体资产流失风云 /284

乡镇部门化? /287

县城诸“衙门” /290

非税收入“迷信” /293

尾 声 待续的历史 /297

保卫中学 /297